

山西古建筑与地方民俗文化的融合共生

王晓宙

(观筑山河(杭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文旅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1100)

摘要: 文章探讨山西古建筑与地方民俗文化的共生关系与活化路径。分析古建筑在结构、装饰与历史层次上的艺术特征, 及民俗文化多元融合的基本面貌, 揭示二者通过空间、技艺与叙事深度互嵌的融合机理。研究表明, 这种融合显著强化了地方文化认同, 并为文旅融合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最后, 从制度、技术、社区与产业层面提出系统性保护发展建议, 旨在为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与创新利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山西古建筑; 地方民俗文化; 文化遗产保护; 文旅融合

山西, 被誉为“中华文明的博物馆”, 其地上文物资源之丰硕冠绝全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现存不可移动文物逾五万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达 531 处, 数量位居全国首位。^[1] 这些历经沧桑的古建筑, 并非沉默的砖石木构, 而是与生生不息的地方民俗文化血肉相连、共振共鸣, 共同构成了三晋大地独特而深厚的文化根基。它们既是历史演进的物质见证, 也是民俗活动赖以存续的空间载体。

文章旨在探讨山西古建筑的艺术特征与地方民俗文化的基本面貌, 通过具体案例分析二者深度融合的表现形式, 并在此基础上, 阐释这种融合对于强化文化认同、驱动区域发展的多重价值, 最终为系统性保护与创新性发展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山西古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 历史层累的技艺结晶

山西古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延续时代最长、品类最全、技艺最精的典范之一。其特征主要体现在其独特的结构形制、精湛的装饰艺术以及多元的历史层次叠加之中。

在结构与形制上, 山西古建筑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与严密的礼制秩序。从早期质朴的唐代木构, 如佛光寺东大殿, 到宋金时期日趋复杂的厅堂式结构, 再到明清晋商大院严谨对称的合院布局, 其演进脉络清晰可辨。这种木构架体系不仅具有卓越的抗震性能, 更通过开间、进深、屋顶形制的高低差异, 无声地传达着传统社会“上下有序”的伦理观念。广泛的砖石应用, 如坚固的堡墙、精致的拱券, 则适应了山西的地理气候与社会需求, 尤其是明清时期防御性突出的晋商大院与古堡群落。

装饰艺术是山西古建筑最富生命力的华彩篇章, 集中展现了地域审美与工匠精神。其装饰核心在于“三雕”——木雕、砖雕、石雕, 并常辅以绚丽的彩绘壁画。以晋商大院为例, “三雕”作品大量采用了由地方匠师创造并发展的“汉纹锦”纹饰。这种纹饰以大小不同的回纹及配套图案勾连套叠, 形成繁复而富有立体感的视觉效果^[2]。工匠们依据材质特性, 灵活运用阴线刻、深浅浮雕乃至透雕等多种技法, 在斗拱、雀替、门罩、墀头、栏板等构件上, 雕刻出人物故事、花草瑞兽、博古器物等题材。其核心追求是“图必有意, 意必吉祥”, 将福禄寿喜、耕读传家、道德教化等民众普遍心理与价值追求, 通过象征、谐音等手法转化为视觉艺术, 成为解读民间文化的钥匙^[2]。这种装饰系统甚至在地下世界也得以完整呈现, 如高平市汤王头村金代砖雕壁画墓, 其装饰纹样与程式化的“间装”原则, 与《营造法式》彩画制度高度共通, 展现了建筑装饰技艺的普遍性与延续性^[3]。

从历史层次观之, 山西古建筑是一部立体的编年史。自唐、宋、辽、金、元以至明清, 各代精品皆有遗存, 且往往在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建筑群内形成历史叠加。这种层累性不仅体现在建筑形制的演变上, 也体现在历代重修时留下的题记、叠加的彩画壁面上。例如, 晋南地区保存有自元代至清代的众多寺观壁画, 构成了一条连续的艺术长廊, 不同时代的审美趣味与技艺水平在此

基金项目: 2026 年观筑山河(杭州)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文旅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地方文化研究”专项一般项目“山西古建筑与地方民俗文化”(GZSS2026DFWH002)

作者简介: 王晓宙(1997-), 男, 特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古建筑历史与文化。

交汇。这种多元历史信息的共存，使得山西古建筑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艺术、技术变迁的宝库。

二、山西地方民俗文化的基本面貌：多元交融的生活之河

与厚重的古建筑相伴相生的，是山西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的地方民俗文化。它并非孤立的文化标本，而是由多股文化源流交融激荡而成的生活实践。

多元融合的民族性与文化源流是其最根本的特征。山西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交错带，历史上又是晋商纵横天下的故乡。因此，其民俗文化呈现出农耕文化的务实节庆、晋商文化的开拓诚信、佛教文化的庄重仪式，以及多民族融合带来的艺术形式（如歌舞、戏曲）的独特混合。这种“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底色，使得山西民俗既有中原礼乐的规范，又带有边塞的奔放与商业社会的精明。

具体的典型民俗形态鲜活而多样。岁时节令中，有震天动地的晋南威风锣鼓、场面恢弘的社火表演（如抬阁、背棍）、祈求丰年的祭祀活动。生活礼仪中，有巧夺天工的岚县面塑、平阳泥塑，它们不仅是食品或工艺品，更是承载着生命礼赞与家族祝福的文化符号。信仰活动中，遍布城乡的庙会及其核心——戏台演剧，构成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中心。这些民俗活动兼具神圣的仪式性与热闹的娱乐性，是民众情感宣泄、社会关系调节、地方认同强化的重要机制。

在当代，这些深厚的民俗资源展现出巨大的文化价值与旅游潜力。它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是维系乡土社会的精神纽带。同时，也成为山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评选出包括“非遗与旅游融合优秀实践地”在内的30个非遗典型案例，如高平喜镇苏庄、临县义居寺、永济市鹳雀楼非遗展示体验厅等，正是探索将民俗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与体验的成功尝试^[4]。民俗文化正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自发性活动转变为带动创意产业与服务业的活化资源。

三、山西古建筑与民俗文化的融合表现：空间、技艺与叙事的交织

古建筑与民俗文化并非简单的物理空间与发生事件的关系，而是形成了深度互嵌、互为表里的融合共同体。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作为民俗展演核心空间的寺庙戏场。戏台是山西古建筑中极具特色的类型，常位于寺庙山门或正殿对面。它超越了单纯的表演功能，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礼乐空间”。以太谷净信寺戏场为例，其空间布局将宗教神圣空间（神殿）与世俗娱乐空间（戏场）有机统一，形成“圣俗交融”的场域。建筑装饰上，戏台的精雕细琢（如八字音墙、藻井）既为优化声学效果，也通过历史故事、吉祥图案的雕刻，承担着教化民众的功能。在这里，建筑空间为戏曲、社火等民俗活动提供了物质依托，而年复一年的民俗展演，则反哺了建筑空间的精神意义，使其成为凝聚社区集体记忆、传承伦理价值的文化焦点^[5]。

其二，作为非遗技艺传承与再生产载体的古建修缮产业。古建筑的保护修缮过程本身，就是传统技艺（如木作、瓦作、彩绘）这一“活态民俗”的实践与传承场。山西榆社县的案例极具代表性。作为“中国古建之乡”，榆社将“古建彩绘技艺”等非遗项目与现代职业教育、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当地政府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成立古建集团、在职业中学开设古建专业、实施“名师带徒计划”等一系列措施，系统化培育古建工匠。学生们在实训中临摹传统纹样，工匠们在参与太谷古城等实际项目中锤炼技艺。这使得古建筑不仅是保护对象，更成为孕育新生代传承人、推动“榆社古建工匠”劳务品牌走向全国的产业平台，实现了“以用促保、以保促用”的良性循环。

其三，作为民俗叙事视觉图谱的寺观壁画。山西的古代寺观壁画，是民俗信仰与审美观念的宏大叙事。例如，在晋南壁画国际学术会议中成为焦点的永乐宫壁画，其内容不仅涵盖道教神祇体系，也生动描绘了世俗生活、历史故事。这些壁画是当时社会风俗、服饰、器物的形象资料库，其绘画风格与题材选择本身，就反映了特定地域与时代的民间审美趣味和信仰需求。对壁画的研究、保护与数字化展示，不仅是对建筑内部装饰艺术的抢救，更是对古代民俗视觉叙事体系的解码与传承，让今人得以直观窥见融入宗教艺术中的民俗生活长卷。

四、融合的意义与价值：从文化自觉到可持续发展

古建筑与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产生了超越单一文化遗产保护的复合价值，为区域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首先，它极大地强化了地方文化认同与社区凝聚力。当民众在世代相传的古戏台上看戏，在修缮一新的祠堂里参与祭祖，在壁画描绘的故事中寻找本地历史渊源时，建筑与民俗便从外在的“遗产”内化为情感归属的象征。这种“建筑-民俗”共同体的存续，使居民对本土文化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得以提升，成为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

其次，它创造了旅游与经济的双赢模式。融合催生了丰富的文旅产品，如“古建筑参观+民俗演出”、“古村宿集+非遗手作体验”等。平遥古城依托世界文化遗产身份，发展非遗体验与研学旅行，年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晋城正在创建的“古民居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明确规划将沁河、丹河流域的古堡、古建带与文旅康养、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打造“乡土中国·民居晋城”主题线路。这种融合提升了旅游的文化深度与体验独特性，有效带动了住宿、餐饮、文创销售等关联产业。

最后，它推动了保护与创新之间的动态平衡。融合思维要求保护工作不能止于“修旧如旧”的物质层面。山西正系统性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用科技手段实现预防性保护。例如，对古建筑、彩塑壁画进行数字化采集，云冈石窟利用3D打印技术进行复制与展示，构建“智能守护+实地巡防”的监管模式。同时，鼓励基于古建筑元素与民俗内涵的文化创新，如开发文创产品、设计文化IP、打造数字沉浸式体验等，让文化遗产以新的形态融入现代生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活化。

五、保护与发展的系统性建议

为使山西古建筑与民俗文化的融合共生迈向更高水平，需要构建一个多方协同、创新驱动的系统性保护发展框架。

制度层面，须完善联动保护机制与法规体系。应借鉴晋城市建设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的经验，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将古民居、传统村落保护要求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新修订的《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已确立“先考古、后出让”原则，未来可进一步探索明确“建筑-民俗”共同体管理职责的细则，并研究古民居产权流转、社会资本引入的创新机制。

技术层面，应深化数字技术在全流程中的应用。不仅要用3D扫描、无人机测绘等技术对建筑本体及装饰细部进行高精度记录存档，建立详实的信息数据库；更应利用数字化手段对依附于古建筑空间的民俗仪式、戏曲表演、工匠技艺等进行全景式记录与场景化再现，建设线上数字博物馆与研学平台，突破时空限制，拓展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社区参与层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鼓励原住民与传承人深度介入。保护与发展规划应充分听取当地居民意见，保障其合法权益与发展收益。大力推广“文明守望工程”等社会参与模式，鼓励认领认养。更为关键的是，要支持像榆社县那样的“名师带徒”与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本土工匠和非遗传承人。让社区居民不仅是文化展示的“背景”，更是保护传承的主体和利益共享者，形成“传承-创新-受益”的可持续闭环。

产业发展层面，需推动文创产品的深度开发与文旅融合的业态升级。深入挖掘建筑纹样（如汉纹锦）、民俗图案（如面塑造型）的文化内涵，将其转化为具有实用价值和审美趣味的文创商品、艺术衍生品。推动“非遗工坊”进景区、进社区，将高平喜镇苏庄等“非遗与旅游融合优秀实践地”的经验进行推广。最终，打造如“榆社古建”、“晋城古民居”这样的区域性文化品牌，形成集文化体验、研学教育、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链。

结语

山西的古建筑与地方民俗文化，犹如一部镌刻在土地上的文明史诗的硬壳与流淌在岁月中的生活诗篇的韵律，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不可复制的三晋文化标识。它们的深度融合，不仅是遗产保护的专业课题，更是关乎文化根脉延续、乡土社会振兴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面对新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唯有坚持保护第一、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创新融合、引导社会参与，才能让政府、学界、企业与社区形成合力，共同守护并激活这份珍贵的遗产。唯有如此，山西这座“活的博物馆”才能在新时代的阳光下，不仅保存历史的厚重，更焕发出属于当代的、璀璨夺目的文化光彩，为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源源不断的山西智慧与山西力量。

参考文献：

[1]王 荔. 系统性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效显著[N]. 山西日报(1), 2025-11-21.

- [2] 王伟, 张铁梅. 晋商大院“三雕”中的汉纹锦装饰[J]. 雕塑, 2024, (3): 72-73.
[3] 熊天翼, 李路珂, 俞莉娜, 等. 高平市汤王头村砖雕壁画墓装饰系统研究[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4, (5): 114-138.
[4] 王文华. 山西公布 2025 年度非遗典型案例[N]. 中国旅游报(02), 2025-06-18.
[5] 程 诚. 太谷净信寺戏场建筑“礼乐空间”研究[D]. 太原: 太原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9.

The Integration and Coexistence of Ancient Buildings and Local Folk Culture in Shanxi

WANG Xiaozhou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Communication, Guanzhu Shanhe (Hangzhou) Cultural Technology Co., Ltd.,
Hangzhou, Zhejiang 3111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revitalization path between ancient buildings and local folk culture in Shanxi. It analyzes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buildings in terms of structure, decoration, and historical layers, as well as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e diverse integration of folk culture, revealing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the two through spatial, technical, and narrative depth.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integration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s loc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provides core impetu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s well 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lly, systematic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ystem, technology, community, and industry,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 Ancient buildings in Shanxi; Local folk 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